

“我是爱北京人艺的。”

有人赞誉北京人艺多年以来演出的不少经典剧目：“奇境纵横又一家；瘦韧苍劲，神采飞扬。结构奔放而又紧密。上下左右顾盼呼应，气势连贯。黑处沉着，白处虚灵，浓淡错综，剧中的人物人握灵蛇之珠，个个抱荆山之玉。精美的舞台上，宛如一首美丽的画卷，一首动情的诗篇。”面对这样的“溢美之词”，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亲爱的老院长。

我们的老院长曹禺师，从建院时的 42 岁开始，一直延续到辞世时的 86 岁为止，他整整当了北京人艺 44 年的院长，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院长。我们大家一直都为能有这样一位奠基者、带头人和领导者，深深地感到骄傲、幸福和庆幸。

曹禺师不止一次这样说过：“我是爱北京人艺的。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，翻滚了 40 年。我爱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员、好导演和那些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舞台艺术工作者们。我爱剧院里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工人们。我和他们说笑、谈天、诉苦恼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。戏演完了，人散了，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。微弱的灯光照着硕大无比的空洞，使我留恋不舍……我曾经说过，说起北京人艺，我像是从山谷涌出的清泉，沿着溪涧，潺潺浪花，有说不完的话要讲。”

这里话不多，但是段段、句句、字字都如同精灵一般，都是从曹禺师的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真挚情感，多年来打动并温暖着剧院的每一个成员。

他当了我们 44 年——将近半个世纪的院长，他熟悉剧院里的每一个人，而且亲如手足，息息相通。就连一位拉大幕的资深舞台工人杜广沛，在退休的时候，曹禺师也要郑重地写上一幅墨宝相送：“广沛老友身体健康，感谢你多年的劳绩。”杜广沛接过这幅饱含着深深爱意的墨宝，眼中闪烁着泪花，立即把它挂在家中客厅的墙壁上，十分自豪，逢人便说：“这是曹头儿主动给我写的！”说也怪，剧院里几乎没有人叫曹禺师为“曹院长”或者“曹老师”的，都叫他“曹头儿”，连家属院的小孩儿也是如此，而曹禺师还答应得很响亮，很兴奋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如此，他说：“这么叫是‘爱称’，听着觉得亲切，感动！如果你叫‘院长’，我反倒觉得生分，有距离了！”就是这样，曹禺师酷爱着北京人艺所有的人，我们所有的人也酷爱着他，因为大家火红的心是在一起跳动着。

真是不知道有多少次啊，由于剧本创作和社会活动的需要，我们要走进曹禺师的家门，因为他并不是每天都来剧院上班。于是，只要我们一走进他的家门，他便忍不住询问起剧院里的各种情况——哪怕是他刚刚去过剧院不久——询问剧院的剧作家、导演、演员及舞台工作人员，乃至行政干部，从工作情况到家庭生活、身体情况，等等，没有他不关心的。

北京人艺老院长曹禺



《故事中的北京人艺》
梁秉堃著
人民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出版

梁秉堃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着很深的渊源，他 18 岁进入人艺，从灯光管理员做起，做过演出处秘书、演员，最后成长为一级编剧。在这本《故事中的北京人艺》中，梁秉堃讲述了北京人艺半个多世纪的点滴生活，披露了那些经典话剧台前幕后的故事。梁秉堃说，进了人艺，师从曹禺，得老舍指点，遇到亦师亦友的于是之，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。

答地热烈交流起来。

周恩来的调查是细致的、认真的、务实的，从男女演员的比例怎样、工资待遇如何、住房有什么困难，以至剧院能否逐步实行企业化，一一作了询问。

停了一下，周恩来向曹禺师说：“你们剧院的问题，也要和今天整个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看。话剧演得太少。去年起好了一些，但还不够。今年要搞话剧比赛，是不是啊？”



曹禺

曹禺师回答：“是，今年年底。”

周恩来继续说：“那，在话剧比赛前要先做一些思想工作。我希望你这个院长的检查报告就放出一二点光彩来。”

曹禺师边听边点着头。

座谈会结束以后，周恩来走出休息室，来到院子里，我们也都跟在他的身后。他又向曹禺师说：“你们写点东西给我好了。剧院院长、导演、演员、党组织各个方面，写个东西给我。把你们的问题写给我嘛，十天，我等着。”周恩来说边伸出五个手指前后摇了摇，表示“十天”的意思。

一直到周恩来走向小汽车旁，仍然回过头向曹禺师喊着：“老同学，今天就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！”

为剧本创作“号脉”

曹禺师在剧院里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，就是耳提面命地教我们这些年轻人如何写剧本。

意的时候，从来不用激烈的批评词句，只是轻声地说“普通普通”“一般一般”或者“现成现成”。为什么会如此呢？因为他一定是发现了你在提纲里，“借用”了别人用过的“套子”。他对于中外古今的经典剧本了如指掌，烂熟于心，在这方面你想蒙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

一次，我为了把一个剧本的提纲挤进 300 字的稿纸里去，整整开了两个通宵夜车才完成。

当我把提纲给曹禺师看的时候，心里总还觉得不满足，一心想着再补充点儿说明。可是，他摆摆手说：“不用了。一个剧本的提纲写得越是花哨就越是自欺欺人，或者说，是自欺而又欺不了人。真正有戏的地方，用不了几个字就能表达出来，因为它们一定会管不住地从你的脑袋里往外跳。我写《雷雨》的时候，没有提纲，可是一口气写出来第二幕里周朴园、繁漪和周萍、周冲喝药的戏，以及第三幕里周萍和四风夜半幽会的戏。”

《雷雨》是曹禺师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话剧的“代名词”，演出已有 70 多年，在中国家喻户晓，老少皆知，全世界也已有 30 多个国家上演，被盛赞为“通俗中的经典，经典中的通俗”。

1954 年，北京人艺排演《雷雨》，曹禺师作为剧作者和院长，在排练前曾多次向导演和演员介绍这个戏的背景材料及创作经过，在排演中，还经常到排练场进行指导，甚至还要动手修改剧本。

这样一部享有盛名的世界名著，在写出、演出 20 多年以后，剧作家还要修改吗？是的，进行了修改，而且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。这里，仅举一例。

在第二幕里，繁漪原来有这样一大段的独白：

热极了，闷极了，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。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口，热热烈烈冒一次，什么都烧得干净，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，冻成死灰，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，也就算够了。我过去的是完了，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。哼！什么我都预备好了，来吧，恨我的人，来吧，叫我失望的人，叫我嫉妒的人，都来吧，我在等着你们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次排练当中，曹禺师觉得这段独白过于冗长了，于是把原有 156 个字的台词，硬是删改成只有 20 个字的台词——“热极了，闷极了，这样的生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！”

《1977-1982: 实现转折, 打开新路》

程中原 李正华 张金才 著 定价: 70.00 元
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 月出版



本书从“抓纲治国”方针的提出写起，对这一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如否定“两个凡是”、邓小平第三次复出、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、真理标准大讨论、初理冤假错案、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、中美建交，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、理论务虚会的召开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、继续平反冤假错案、国民经济的调整、经济特区的创建、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、“两案”的审理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通过等，都进行了全面介绍。本书再现了这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确立的历史进程，凸显了重要历史人物、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历史关节点。

发行业务电话: 010-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(100706) 邮购电话: 010-65250042 65289539 网址:
www.peoplepress.net